

萃拔

羅山文集

拾

增
775
82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七十

隨筆六 七十四條

余頃見楊升庵名慎集有云曾子簞華而皖孫炎

曰皖漆也又繞朝之策謂書策也非鞭也又臯

比虎皮也武王克商以後包弓矢以麋鞬謂虎

皮也麋與臯音同慎以此等事為奇異余見禮

記左傳註疏其所謂皖漆也既在陸氏音義又

服虔曰策書冊也臯麋音同既在孔氏正義何

其升庵之以為奇異哉其外記事論事以為已

始言之者竊容齋五筆之所云者亦多矣雖然



大明希世博洽之人也黃山谷詩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臯與馬對則臯為虎歟然山谷意不可知也此之為皮未詳若金僕姑先儒相傳以為失但有名而無義歟

余見魏徵所撰群書治要歐陽詢所纂藝文類聚其所採太公六韜視諸今世所行于世七書中六韜有異嚮二書所引今之六韜無其語然則唐初猶有古書在而歷安史黃巢及五季之亂而古書多泯亡乎惜哉豈啻六韜而已哉

藝文類聚木部郭璞不死樹贊云請藥西媿焉得

如羿余謂西媿蓋西王母也玉篇龍龕手鑑無媿字海篇心鏡媿音嗟女名按淮南子羿請不死藥于西王母

新古今倭歌集序有法河步虛之語或問之余按山堂肆考於公卿部題曰法河其下云三公法五岳九卿法河海然則法河步虛指月卿雲容嚮步虛起自陳思王魚山之事而後為神仙之

歌曲

古詩江南可採蓮荷葉何田田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魚戲荷葉南魚戲荷葉北杜子美詩西

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洛陽萬無杜鵑又古謠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詩曰鷓鴣鷓鴣又曰黃鳥黃鳥鷓鴣永叔曰蒼蠅蒼蠅詩曰有容有容言白其馬杜子美曰有容有容字子美鶴歌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又老杜詩有有兒有兒有弟有弟之語黃魯直曰有弟有弟力持家

古樂府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浹泊裳一本巫峽長作猿鳴悲裳作衣

張融海賦揚升庵恨不見其全篇徐焯曰其全篇載在南齊書張融傳升庵不考之何耶固是目睫之論也

我家所藏十三經註疏有大小兩部周易王弼傳係辭以下韓康伯註尚書孔安國傳毛詩毛萇傳鄭玄箋禮記鄭玄註左傳杜預註此五經皆孔穎達疏周禮儀禮共鄭玄註賈公彥疏此七部共陸德明音義公羊傳何休學穀梁傳范甯註楊士勲疏亦有陸氏音義但公羊傳疏不著作名若徐彥乎士勲乎可以考焉論語何晏

集解邢昺疏無皇侃疏孝經唐明皇註邢昺疏
而無孔安國傳孟子趙岐題辭章句孫奭疏爾
雅郭璞註邢昺疏都計十三經註疏即是監本
也但論語孝經等無陸氏音義非無恨於剞劂
氏昔張伯玉題六經閣曰諸子百家皆在焉不
書者尊經也今我牙籤雖不劣乎鄴侯然此十
三經與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相並而尊閣之也
我家有二十一史三部司馬遷史記班固前漢書
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沈約宋
書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書姚思廉陳書魏

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魏
徵隋書李延壽南史北史宋祁歐陽修唐書歐
陽修五代史脫脫宋史遼史金史宋濂等所撰
元史摠計二十一史也余有所參考而視諸舊
本史漢則其註甚略亦惜哉欲見史記兩漢之
註解須據舊本

文選有李善註本有五臣註本有六臣註本以善
與五臣爲六臣亦是有一兩本一則主善而添五
臣一則主五臣而加善未知何人合併李善與
五臣以爲六臣至大明有張鳳翼文選纂註頗

為疎略唯分古詩十九首為二十首不知果是
否

古文苑一部載文選所不載也真奇書也為文選
學者不可廢也其文章古而奇也可以慰目可
以下筆

讀史漢宜監君臣得失治亂興亡又宜學文法通
鑒之類亦然讀韓柳文宜考議論擇文法讀文
選宜知其體識其字且考事迹于李善註讀李
杜詩宜攷六朝風成一家雖然六朝詩文載
于藝文類聚初學記者未必蔑視焉李杜文字

亦出自六朝者不少唯其風格有奇有正是所
以洗六朝之習氣也讀彭澤詩宜知其自然之
妙寒山拾得詩稍近之非皎然靈徹之所覃乎
讀歐蘇文宜取其平易莫取縱橫屈曲讀蘇黃
陳詩宜取其復古莫取其恠異就中陳詩規老
杜者亦有焉

陳簡齋詩雪裏芭蕉摩詰畫炎天梅葉簡齋詩言
不局於格歟凡讀詩者得之言意之外亦可也
非唯作者而已

意到句不到是不熟也句到意不到是言者不知

也意到句到是輪扁斲輪也

忠信恭敬孝悌謹言行由仁義皆是仲尼尋常所以誨人也性命道德在其中故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今世人言行相悖忠信篤敬之心不厚不存而高談性命何其可哉

太極圖說者周濂溪自得之道理筆之于書以授二程二程亦不浪語人也朱子爲之註以示學者而播于世又先天之易者邵康節自悟之妙也嘗以其數告明道明道即解之不肯問之後有人問之明道答曰已忘矣朱子論易推邵者

多以其爲卜筮之書故也佛者之說古今不得不倚儒而託言故云僧壽涯傳易于麻衣道者麻衣傳之陳希夷希夷之流爲康節康節之易與太極圖說相爲表裏其誣世欺民至此乎

惺窩先生告余曰無極而太極言無形而有理也又曰中者箇理之異名也余聞而喟然其後讀儒者書所列皆有破竹之勢嗚呼快哉

湯改過不吝孔子曰過則勿憚改顏回不貳過雖然孔子答陳司敗以昭公知禮爲丘之過孟子以管蔡之事爲周公之過周公孔子之過可貳

而不可改然則過字一而有二義乎

薛敬軒曰以武王之聖不知伯夷之賢命矣哉余補之曰伯夷扣馬之時武王無一言如不聞唯有大公曰義士也之一語而已武王縱不用其諫而克殷之後何可不尋夷齊乎聖王以一物不得其所為恥况如夷齊輩可使逃于海濱飢于首陽而老死乎光武之物色子陵劉備之三顧武侯何武王無此心乎想夫武王之求夷齊可以盡禮雖詔使屢聘而夷齊可以不出上下共不可失道古書舊文遺脫甚多千歲之下可

思而不可考歟敬軒推而曰命夫其理雖直然似有所不足故余以此語于惺窩惺窩曰是

丁侯叛周太公圖其像屢射之丁侯疾病請降太公以十干日拔其矢矢皆拔畢丁侯病愈後世巫蠱咒詛之術權輿於此乎頗近妖妄豫讓斬趙襄子之衣而襄子死玄宗劔閣州太守像之頸而閬守斃其真偽未可知王莽射劉縯像而莽先死高駢信呂用之術使神兵拒敵其祭未止敵襲來殺駢嗚呼愚哉

武王斬紂首掛之太白旗太公斬妲己妲己化九

尾狐飛將上天太公持符投之狐即落死狐媚
叢談云妖狐滄姐已而殺之後化姐已勸紂益
為暴逆果為太公被殺又瑞祥志云世太平則
九尾狐見何其吉凶之相背哉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劉延芝詩
也沈佺期竊之以為己詩或曰宋之問竊之也
崔護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
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余幼年聞雅為木名有菓在太平御覽後欠考矣
蓋胡說歟頃見閩書南產志云椎科子也其末

尖似錐故曰錐宋志作椎從木也椎槌同字故
諸書皆作雅不言其木而有子也形似山桂此
菓是科樹所生江東人呼科樹為株樹閩人呼
為錐者聲相近也

巴豆一名江子見藥性要畧蓋言其瀉下如江水
故名然本草綱目釋名不載之血藤過山龍也
見醫學正傳

牡丹隋唐以前未之見焉唐本草始收載之王冰
註素問七十二候中有牡丹何哉月令夏小正
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不言牡丹或曰芍藥者

牡丹也

或問曰鱸魚細小僅數寸見本草綱目然則赤壁賦所云巨口細鱗松江之鱸即亦是歟余曰不然范史左慈傳慈有方術座間釣松江鱸于盆中長三尺許云云李時珍所說未詳

方萬里擇唐宋律詩之稱我意且註且評號瀛奎律髓誠是學詩者所宜讀者也瀛者唐太宗十八學士登瀛洲也奎者宋太祖時五星聚于奎也向陽子謂余曰瀛奎指李唐趙宋之全盛也余聞而嘉其善解

詩鄭風溱洧二水名許慎說文引之溱作漕音與溱同而溱字別出其水所出亦不同且說文所引六經字與今世所行多不同者容齋五筆駢志丹鉛錄等往往言之慎與鄭康成異者多然溱漕字陸德明既言之

朱文公論語集註云子桑伯子之事在家語孟子集註云神農之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今按家語無伯子事而劉向說苑有之若家語有詳畧二本則文公所見之異歟司馬遷史記論六家無農家者流但班固漢書藝文志列九流

有農家者流文公常欲再校四書然至于大學
誠意章既易箒吁惜哉

朱文公註魏伯陽周易參同契題曰空同道士鄒
訢是隱其名也鄒本邾子國也邾朱音同訢熹
音相近猶如殷衣音同也亦是伯陽既隱其姓
名在參同契之末越絕書亦後漢之季世袁康
所著而隱其名載于書中且孔融離合詩亦然
但以音通而隱名者有之後世呂洞賓稱回道人
亦是以字形似而隱匿之也余常見參同契
諸家註又借惺窩所藏鄒訢註盛稱後惺窩亦

歿既而萬方求之未得焉于朝鮮于大明商舶
覓之不來頃見方壺外史陸西星之註釋未快
然

孫武教兵法于吳王闔廬而却晉楚兵遂以吳為
強國其書十三篇誠為古今兵法之首其後武
不知所終想與范蠡浮于五湖可以同轍不亦
智乎自古為將者多殺人故不以終者鮮矣道
家之所忌三世之將也後世見曹彬一人于宋
初若是者希世矣孟子以不嗜殺人者一天下
為說是即仁義之言諳然

宇宙之間一切文章無不出于六經凡歌謠樂府辭賦韻語皆本于詩凡叙事記傳之類皆本于春秋尚書尚書之中有議論處亦有之凡議論說辯之類皆本于易十翼屈原之騷者雅之變也漢人之賦者騷之變也韓退之之畫記本于顧命項年見陶書有橋記似畫記偶忘其作者宜考陶書司馬子長史記伯夷屈原傳議論中有叙事叙事中有議論退之之朽者王承福傳步驟之

史記有為左傳國語所掩有為戰國策所掩有為

尚書禮記所掩是所訟龔也游俠傳酷吏傳貨殖傳平準書封禪書等之類太史公自筆得意之文也高祖功臣戰伐之處如親見其戰場宜哉后世執簡者取法于此矣

今茲五月廿八日被賓友誘導且應其主人招而携向陽讀畊二子往赴焉堂內假構棚層層疊疊張帷高二丈許長數丈為傀儡之戲技也其木偶或男女僧俗或天仙神女或介士武夫或騎馬擔夫有舞蹈者有舉扇打鼓者有踊躍起臥者有戰鬥擊斃揮戈者有為朝鮮國舞躍者

有盪舟棹歌者有戰死而身首異處者有衣冠
者有放矢者振棒者舉旗捧蓋傘者或爲龍蛇
或爲飛物或爲狐且舉火于尾見者皆怪之始
自巳午之交至于晡其隱在棚底歌者聲有上
有下有細有巨有鼓吹蠻琴應於木偶之動而
有曲節且操之引之且蹈板以喚者與木偶相
得不異殆如生矣今日所爲者江戸第一之傀
師號小平太近世傀儡子此爲巧手云云余思
陳平以奇計解平城之圍高祖脫去史漢共稱
事秘世無知焉然相譚應劭之輩推測其側聞

謂陳平爲傀儡戲閼氏見其木偶婦人之美以
爲漢多美女單于取漢則得美人爲我仇忽媚
妬之心發而勸單于止戰却兵今之所觀已如
常人況平之奇計傀儡子之活動乎余初以此
爲兒戲而少信多疑於是思其奇謀之不虛也
梁鍠詩云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
須更用了寂無事却似人生一夢中余想像于
陳曲逆之秘計復有所感于梁鍠詩歟

浮屠宗杲誘張子韶以參禪因作頌曰子韶格物
妙喜物格欲知一貫兩箇五百蓋以聖人一貫

之道譬諸一索貫千錢者先儒之說也果以此
呈似子韶子韶見地不堅定被他恐動入為佛
奴亦可笑罵焉吁惜哉黃氏日鈔謂宗杲謁張
南軒而問一貫南軒答曰一貫不為汝言汝先
道將忠恕來杲閉口而退杲是禪家太辯才者
也平生說禪胡說亂道任口而言孟子莊子茹
子瓠子之類推之指一縑錢以為一貫其作畧
如子韶不能知之遂陷其術中南軒之明哲使
他箝其口與子韶豈啻霄壤而已哉賢否優劣
可以見焉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明道先生曰唐虞事業
自堯舜見之如太虛一點雲是不與也堯舜之
心如太虛雖有風雨雲雷而太虛自若也風止
雨晴雲收雷過亦太虛自若也事業無迹有迹
亦聖人之心自若也豈必有利天下之心乎哉
是不與也

朱文公與陸象山論無極太極并洪範皇極未止
文公以極為屋棟之義象山以極為中文公反
覆示喻象山遂不服故後儒有朱陸異同之辯
惺窩告余曰今見其書狀互有忿怒之意歟於

朱陸頗爲不滿君子之爭不至于如是之甚且
朱子聞象山死乃曰倒了了一告子倒了之字亦
甚唯恐門人編語錄者所筆乎未知出自朱子
口吻也自後余未壯年時有朝鮮聘使丁好寬
來駿府余微服行筆語而問朱陸孰賢好寬借
筆答曰朱文公集諸儒之大成爾何比是于象
山欲再言之聘使無暇蒼皇而去余亦退聘使
有顧戀之意而屢眴眴余焉知不如伯樂之顧
冀馬哉余想朝鮮人只見學部通辯而未見象
山全集見宋史陸九淵傳及文公大全語錄而

知其不同于文公歟

吳草廬名澄字幼清元朝之鉅儒也左右朱陸不
肯偏廢也何哉

惺窩謂余曰陸象山王陽明聰明相若見解相若
氣質亦相似但陽明文章優於象山象山自孟
子先立其大者之語而發明自謂道在此矣陽
明自孟子良知良能之語而發明自謂道在此
矣朱子尊信此七篇爲集註或問比併學庸論
語以爲四書爲百世萬年聖學之標的嗚呼大
哉

惺窩從容謂余曰日本先儒博士讀論語不得其
心陷于浮屠宜然聖人之語不迫切句句自然
平易其讀孟子雖趙氏註盡領其旨哉若有領
其旨得其心則有疑于浮屠然今以予觀之其
疑者未聞有之予於是非無遺憾於管江之先
輩

自我作古猶言自吾始也作古一云爲古

葛伯仇餉若微孟子說則仇餉事不可知也諒闇
三年不言若微孔子答子張則諒闇之義不可
知也

魚之至大者海鱒也其至微者泥鱒也鱒或作鱖
其小大雖異其形相似海鱒者所謂鯨也莊子
所云鯢者極長大者也國語所云鯢者魚子也
小者也以至小爲至大者莊子之寓言歟

寡髮宜髮窮髮皆是不毛之意也寡髮見說卦宜
髮見考工記註窮髮見莊子逍遙遊篇不毛見
孔明出師表左傳曰澗溪沼沚之毛杜預曰毛
草也韓詩外傳曰草木地之毛髮也又頭童言
禿髮也華顛言白頭也我髮種種言短髮也

少年髻年妙年髻齡冠歲童年弱齡皆漸至二十

之謂也

本朝古人名改其文字者藤原不比等初曰史藤
原馬養初曰宇合福廣相初曰博覽又大枝大
江凡河內押河內山城山背近江淡海大和養
德耶摩堆之類猶多皆是鄉音之近者或訓或
聲假借之也又阿部仲滿一云仲麻呂藤原仲
滿一云仲麻呂麻呂二字與滿一字通用味之
歟又大已貴神大汝神大穴持神皆一而其字
不同亦借訓也忌曰由機次曰須岐後人改云
悠紀主基而忌與齋共訓曰由機推上項之例

而可知倭語之用字庶乎舉一而明三也然則
雖百千可以例焉

山堂肆考云成都府太城秦張儀所築後又築少
城在子城西小城也子城即太城也余思
凡治城旁別築者曰子城譬如茅有附子側子
歟今以子城稱太城則子代父爲主之意歟
植牡丹處曰牡丹平平或作坪宋吳璘敗金兵之
處曰殺金平

九章算術云五雀六燕衡適平雀重而燕輕也

謝朓詩杜若生芳洲後世爲郡吏者求杜若杜若

不在其地依眺詩而誤也我朝三河國八橋昔有杜若而今有名而無杜若

我朝富士山之名播于異域者義楚六帖云日本國最高山號富士一曰蓬萊秦時徐福來此又宋濂日東曲有富士山絕句而我國沙門津絕海入大明明太祖問徐福事津賦絕句謂徐福祠在熊野又南禪寺僧岩惟肖謂凡指蓬萊者三處一曰富士一曰熊野一曰尾州熱田

六韜者周文武與太公望相問對以論兵其實則偽作也但其內有古語一兩句三四句間在其

書者是亦有所擇乎若軍器之屬有所攻者所守者戰于野者備于風雨者具于海陸川隍者言之詳矣然宜於昔不宜於今者有用於彼地不可用於此地者須知其理通其變而可也不可膠柱鼓瑟也

我朝古人習軍法者謂前陣後陣相去五十間俗國以六尺三寸為一間若不利而却則不五十間其兵騎雜卒與後陣相突共亂不然則二十三十間之中扣馬不奔且回旋再戰故昔之練者以五十間為定限之大畧尉繚子所云五十步百步亦此

義可通焉六尺爲步孟子云五十步而走百步
而走亦是步數不異

我朝世俗鄙夫之爲軍法者不能說其要唯說天
文星占望氣之遠渺以誣少壯之武人不啻此
而已依托浮屠咒咀禱祀之不振以弘已法世
之白痴亦多哉唐帝逢西蕃之寇使僧不空厭
之西蕃敗奔時奏神兵數千自空中來現甚可
畏也即寇平矣不空念毘舍門天王以神兵破
之云爾浮屠所說如是爾後城樓立毘舍門像
亦是故也不知果神兵降現否彼以之爲依托

軍法中祈多聞天唱陀羅尼誦般若心經稱大
明咒大神咒皆是乎

王陽明者皇明一代大秀才也倡良知之說以誘
門人其汎殆遍諸方其奉命擊宸濠示誨隊長
曉諭士卒文字若干多引孫武之語每每云法
曰者不可勝計也雖王陽明之才智強記稱軍
旅之事則取孫武之法耳其所云法曰者皆十
三篇中之說也陽明全集可考以知焉然其言
多奇計譎詭則有害於心術者是亦不可不察
也故曰善戰者服上刑君子之所不專攻也

周子之主靜明道之定性伊川之主一無適朱子
之格物窮理皆是其所入異而所致不異若金
溪之易簡新建伯之良知則自以為儒然世呼
為儒中禪其門人末流之弊陷于狂禪
仲尼之耳順言聲入心通也自修養家言之目有
開閉而瞳子運轉鼻有息氣與喉相連口舌亦
有開闔有卷舒有語默有動靜獨耳有孔竅而
已不動不開翁是通於神也眼耳鼻口通於精
氣也故耳順最深遠也

黃帝唯人事而已豈拘于天官哉今舉一隅以明
其衆例假令元旦上巳端午之屬古今可無值
凶日表日年歲時政令既定則此等之節未聞
擇日勘時也是天官不如人事也

桃花佳節用季春上巳日蓋古人此日赴東流水
畔祓禊不祥見後漢志且曲水之事晉東晉說
武帝以周公營洛羽觴隨波此為權輿自魏以
後用三月三日不拘巳日月令廣義謂上巳十
幹之巳也非辰巳之巳蓋二月晦日當於巳午
則三月上旬不有巳日故知十幹之巳而不為
十二支之巳雖然至今推三日為巳節者國俗

沿襲因循之習也

易革卦巳日乃孚先儒以爲巳止也或云戊巳之日也或云辰巳之日也吁聖人之經曷爲如是之穿鑿也洪容齋旣言之它經亦如是不鮮余思以王弼孔穎達說爲舊說以程傳朱本義爲正則不惑於多歧若夫其外可採而見者以爲羽翼而資博聞可乎邵子皇極經世朱子啓蒙誠是周易之羽翼也

或問鳳凰出于虞舜文王之時後世之史往往以鳳凰見于某地爲瑞祥而奏之若非諂諛則是指野鳥爲鳳也然則有名無實乎對曰隘哉信所見疑所不見不窺玉淵者不知驪龍之所蟠不出藩籬之內者斥鷃之翔也今夫伊勣浦伊豆浦相模浦三浦紀州等年年獲鯨魚長三四丈乃至數丈入皆所見而不疑也疑鳳者猶如不見池沼之小鮮而不見巨海之鯨鯢且朝鮮有虎古來貢羣比於我國我國無虎若不見羣比亦疑虎乎汝之所問是知鼓不知雷也

我朝年甫寫字者皆稱試筆故試簡試兒試額試觚試毫或稱試春比比皆然蓋叢林家作偈者

之所初爲乎官家先儒學士博士之文集未之見也宋六一居士有試筆詩唯言試筆之好惡也

尚書尚上也以其上古之書故名焉是孔疏之說也然孟子引之稱書不稱尚書也左傳引之稱夏書商書周書亦不稱尚書也禮記引之舉書中篇名亦不稱尚書也然則古昔唯曰書而已詩雖有齊魯韓毛唯曰詩而已又此類也後世官名尚書尚主也凡稱尚衣尚藥尚舍尚闈之類皆此字義也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謂之六尚書又號六曹白樂天詩尚書讀作平聲寇萊公詩曾幸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又尚作平聲六經之尚書六曹之尚書字同義異周禮天官司會鄭註會大計也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賈公彥疏漢之尚書亦主大計故舉以況之也陸氏音義尚音常

詩周南云其葉萋萋其鳴喈喈萋與喈叶韻應劭漢官儀北海周澤爲太常恒清齋遇疾妻憐其年老疲病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犯齋禁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獄并自劾諺曰居世

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
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諧妻齋
泥迷叶
韻按後漢書周澤
傳與此有詳畧又後漢書李膺傳時人語曰
天下模楷李元禮楷與禮叶韻杜甫詩註云泥
蟲名余按字書引爾雅威夷長春而泥註云泥
少才力疏云泥弱也威夷之獸長脊而劣弱少
才力也 不諧與宋弘不諧其義同

後漢書云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又
云釜中生魚范萊蕪甑中生塵范史雲理始同
韻庸公叶韻魚蕪叶韻塵雲叶韻范文正公知

開封府有內侍怙奸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
其罪且性明敏通達決事如神都民謠曰朝廷
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君與文同韻
胡廣范丹范仲淹
三人也亦是一人姓名
兩句連用之類也

唐屈突通為右武衛將軍蒞官勁正有犯法者雖
親無縱其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語曰
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寧食三斗艾不見屈
突蓋通蓋兄弟二人

將軍稱柳營本于周亞夫細柳營又稱幕下稱幕
府本于韜畧所云大將之軍幕且在漢書李廣

傳而莫府莫大也又云莫幕同字云云唐詩青
油幕下白雲邊又稱戲下稱麾下者史記項羽
傳戲下戲地名一云麾也尚書武王麾白旄是
白旄旗幟也

或問柳營者周亞夫之故事也隋高頴爲右衛大
將軍每坐朝堂北槐樹下聽事詳見隋書本傳
然則柳營槐堂於將軍事爲佳對余答曰柳營
獨亞夫事而已其對文帝而用軍禮真無雙將
軍也頴何比亞夫哉且宋王氏三槐堂事迹視
於頴爲褻而顯著況王氏不爲將軍乎問曰我

朝有倭字小冊任大臣爲任槐或引周禮外朝
槐下三公列坐或引高頴槐堂聽事如何答曰
周禮槐棘之事也引頴事不可也

南北朝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固太守州刺史屈突
尚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窮之遂竟其獄蜀
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
胡廣范丹可連書

或問蓮府所起余答曰齊王儉字仲寶用庾果之
爲衛將軍長史蕭沔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
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

入儉府為蓮華池故汚書美之景行之字其後歌

曲有想夫憐是相府蓮之音轉也一云唐于頔因瑞蓮製曲

魏相府蓮

通日見新到之書號前鎖篇後鎖篇者共六冊其

所編次則似百川學海古今說海類說之類皆

聚小部之稗說然未見總目則其若干卷不可

知也

顏淵之度穀後漢書顏淵之夜浴劉子新論此二事出

處未詳抱朴子外篇云顏子宵浴

陳鴻長恨歌傳云肝食宵衣云云肝食言周文王

日中晷不食也

此一卷正保四年丁亥所筆也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終

天保三年辰羊六月八日於矢部莊管山中
寫之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隨筆七 四十七條

夷齊採薇食之一女子曰薇亦周地之物也因不
食而死余見李衛公外集夷齊論云昔夷齊不
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美其
德孟子稱伯夷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
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
可矣至於聞淑媛之言輟餐薇蕨斯可謂不智
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
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

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然殮紫芝以為糧飲清泉以為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余謂淑媛者一女子也德裕同時有韓退之伯夷頌其仁風義氣凜凜千萬年之下可以興起與德裕所論甚異德裕卑哉

唐袁楚客謂魏元忠曰君之側人衆所恐也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也云云城狐不熏社鼠不灌人皆知之以為常談鷹頭之蠅其意同而語奇

朝野僉載則天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詔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以示輕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戰國時趙廉頗欲再用而善飯後漢馬援跨鞍馬被稱矍鑠皆老而不能退者也鄒陽傳云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龐參為左校令時先零反樊準薦龐參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又三國吳擊武陵賊諸將不能下孫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今呂蒙討平之孔文舉薦禰

衡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俗呼舉人為鶚薦本於此也

史記項羽紀富貴不歸故鄉加衣繡夜行漢書衣繡作衣錦朱買臣傳亦有此語而作衣繡魏志張既傳既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北史毛昺傳云弟鴻賓為北雍州刺史魏明帝詔曰此以畫錦榮卿也後魏書甄琛為定州刺史及歸鄉衣錦畫遊唐書張士貴魏州人授魏州刺史高祖曰顧令卿衣錦畫遊耳張祐舊唐詩當畫開時正明媚故鄉疑

是買臣歸宋韓魏公有畫錦堂詩歐陽永叔作

記

呼書狀包紙為可漏子余考山堂肆考三十六卷曰可漏子謂封皮也是也

程明道應詔而舉人則稱可用之人若干多其父表弟張子厚與伊川先生居其首誠無私矣邠矣以來雖有如是人而明道為最仲尼對仲弓以舉人才為為政之要明道有之

克敵弓即神臂弓也南宋與金相戰時所造也

樊宗師字紹述其文集甚多余見輟耕錄載宗師

晉絳園池記殆不可爲句讀得陶九成所釋而頗有所讀視諸玉川月蝕詩乃知月蝕詩不難讀也宗師道人之所未道欲無陳言無常談然恠恠異字爲之無益退之戲效孟郊樊紹述以作文字者詭之嘲之也故退之薦紹述唯稱其居家孝友且稱其解經書而不稱其文章則實不嘉其文也吁退之賢哉改玉川月蝕語而爲詩亦此意耶劉須溪批語于東坡詩其中有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之語此凡指不分明者而言之也皇明北地李獻吉濟南李

于鱗瑯琊王世貞作文字自以爲古而比周誥殷盤詰屈聱牙其流汪道昆葉石洞王遵岩之徒亦相從而爲之余偶然壯年見之就左傳國語戰國策莊列荀揚等之書中剽掠剪截其片言一句以綴之縫之補之綻之遂爲一篇譬如寸錦貫於針而爲一端一匹然初見之則如眩目于光彩熟讀之與百結之錦繡不成章何異哉況其字之連屬句之血脉章之次序篇之顛末有大斷絕乎枉費精神勞而無功誠談夫文章雕虛空夫以韓退之薦樊宗師尚猶如是若

大明三家文則彼哉彼哉

曲禮曰幼子常視母誑孟軻幼時東家殺豕問曰何為母曰為令食汝也已而思之是教偽也即別買豕令軻食之其後有三遷隣之事軻從母訓遂成大儒在列女傳世之文人只稱孟母稱軻親不有稱其氏姓項見山堂肆考云晉皇甫謐母任氏以謐年及二十不好學而告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曹氏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乎因即流淚謐忽感激就學遂通百家號玄晏先生依此見之孟子母曹氏乎若

他人有曹姓者烹豕事歟

山堂肆考三十三引柳氏舊聞曰唐丞相蕭嵩乞骸骨上命高力士除嵩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

椎子上用素羅包其二以賜之椎子蓋菓子歟與閩書所云可

連書

唐太宗詔高士廉葺堦岑文本修氏族志參考史

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俊合九百二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升降去取時稱允當以山東士人尚閩閩嫁娶必多資人謂之賣婚也至高

宗顯慶中許敬宗等謂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
請改氏族志爲姓氏錄以后族爲第一等云云
是諂于則天也本朝弘仁年中萬多親王奉勅
撰姓氏錄三十卷頗爲詳考其後諸家雖有系
圖其間非無所私各誇其門地頃年有台命
考武士世系余父子與其校勩以事繁多故與
奉行者各議白配付姓氏於是余父子撰清和
源氏使他人寫藤原氏且寫諸氏衆皆不辯是
非不識真贋凡就向陽子受其指南然一方之
擊盲終不能知也聞南郭筭以爲若徒矣撰訖

一百八十卷又以國字而寫者一百八十卷合
三百六十冊奉行者呈上之乃納文庫有議于
列者有言聞說武夫自夸戰功嚇祖父之勇名
未知果然否其年已久其見者已死聞者亦死
傳緝者人人之口不同比比叨叨其間有之者
纔晨星而已信長起自武人行伍秀吉起自卑
賤奴僕相從者奸民偷兒推埋與屠狗販繒之
從沛公同日之談也何世系之有哉余聞謂不
然若原其本則闔國皆其遠遙之曹與日神月
神共爲同胞分其枝則爲皇別爲神別來自異

域者爲蕃別是萬多親王所旣叙也又何贅哉
夫自兄弟別者悉從自父故曰從所謂從兄弟
再從兄弟之三也出自日神至于今日千從萬
從亦不爲不可也衆若無所据不可取焉况本
朝質素而不如中華好文字多記誌也今已知
者寡矣後又何求而得乎按太宗于彼考弘仁
于此校正武人系譜于當時縱存百千于十一
亦賢乎已

宋狄青威名貴顯或人告曰公是梁公之後也所
稱有證青曰我家偶幸如是豈妄冒梁公耶或

人奏明太祖曰陛下元是朱文公之裔也太祖
曰朕先祖數世以前不詳非出自新安者與武
襄不肯仁傑同一揆也與郭崇韜之祠汾陽王
以爲已祖異吁崇韜可笑

杜牧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宋
廖瑩中江行雜錄陸修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
城列秦民竭秦君滅蓋修輩在杜牧之前則阿
房宮賦亦祖長城句法

晉人帖中有信字謂使也如信到言使者來也又
有卻字猶退也如小卻言少退也百川學海舊

本有法帖釋文可考

孔子生卒年月不決左傳云魯哀公十六年四月
巳丑卒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
史世家襄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生哀十
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卒年七十三家語卒年七
十二或曰卒日乙丑非巳丑也乙丑乃四月十
八日若巳丑則五月十二日索隱又謂若孔子
以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卒爲七十四若
襄二十二年生則卒年七十三大明宋濂作孔
子生卒辯詳言之而未一決案孔子六十代孫

承先有誌云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庚戌十月
庚子即今之八月廿七日也卒於哀十六年四
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是爲得實其所
謂北一年十一月生與巳丑卒非也又孟子生
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即今二月二日
卒于赧王廿六年正月十五日即今之十一月
十五日也年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廢
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山堂肆考四十六可考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
姓爲芻狗王弼註云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

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
有爲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真者恩有爲則物不
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爲獸生
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
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已
樹未足任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
狗也羅山子嘗見老子諸家註亦多皆謂芻狗
者祭祀所爲設也祭了棄之而不顧也今弼註
與諸家大異然先儒不引及之何哉
雁池魚之災者宜吊而不宜賀之柳子厚賀王參

元失火書誠是古今之奇文而意亦好雖昌黎
不可容易做也按韓詩外傳晉平公藏寶之臺
燒救火三日三夜乃止公子晁賀曰臣聞王者
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庫商賈
藏於篋匱今百姓藏於外而賦歛無已皇天降
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故賀之

南史宋明帝爲武陵王時參軍沈攸之起兵至夏
口焦度於城樓上辱罵攸之怒攻其城度與力
戰攸之與衆蒙稍將登度投以穢器敵不能冒
城賴以全後呼此樓爲焦度樓頃年肥前嶋原

耶蘇賊據壘構若官軍令筑紫兵革攻之賊發
鳥銃故不克近傍因爲地道將鑿穴以入賊流
瀉不淨彼何爲知焦度之法歟聊書以示守禦
之人

昔魯般九攻墨翟九却之高歡數攻玉壁而韋孝
寬能防之故法曰攻之不足守之有餘唐張巡
之守睢陽豈劣於墨子韋氏哉所恨者賀蘭進
明之不援可以憎焉所歎者糧食之絕乏可以
悲焉吁命夫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立寺度僧何功德達磨對曰

無功德夫佛家有三轮清淨之說有心於檀施
則不清淨有心於受用則不清淨施受共無心
而任法界則本然清淨也是如來禪也祖師禪
不然本來無一物無所可以施無所可以受是
大活法也達磨所云無之一字即是本然清淨
也是祖師禪也非小乘者所會也劉宋明帝建
湘宮寺費極奢侈又立五層刹二字問散騎常
侍虞愿曰朕建此寺是大功德虞愿曰陛下建
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販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
哀愍焉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明帝怒使人曳

愿下殿明帝在梁武之前若干年若使達磨逢明帝有曳下之罰且彼徒以達磨無功德詰為希有益考虞愿之諫

方夜讀書者匡衡之壁燈孫康之窓雪車胤之囊螢皆膾炙人口且為勤學之勸且為詩文之料拾遺記任末字叔本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廬荆荆為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燃蒿自照又江泌外屋對月讀書又陸佃字農師映月勤讀嗚呼云燈云雪云螢云月古人之惜三餘一刻千金寸陰尺璧孰謂貧而難學

乎雞鳴起而蔡蔡為善者舜之徒也

本朝謂書學為入木為臨池臨池者後漢張芝學草書畫家所有絹帛于池邊其水為黑是也入木者宋吳淑筆賦逸少驚入木之七分仲屋止獲麟之一句晉世北郊祭文帝命王羲之更寫之工人削之羲之筆已入木七分或云入石三分未詳所據又按漢桓帝召王遠問災祥遠乃題四百餘字於宮門帝惡而令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皆入木裏遠字方平

山陰道士養群鵝王羲之求之道士請寫道德經

則舉群以許之義之為書老子五千言界道士
即龍鶴皆雙還故世號道德經為換鶴經然李
太白不云道德經而云黃庭經說者皆以為未
詳余頃見山堂肆考王寫黃庭經以換鶴而去
且謂鶴之屈伸縮項之態有似筆法故王甚愛
之埤雅鶴善旋轉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
東漢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
居正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
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
勢臨事宜然蓋齊后破環之遺知歟

黃帝時有師曠與帝共論年之吉凶草之生產見
博物志晉平公時有師曠善知音律而論樂見
左傳禮記黃帝時有扁鵲善醫戰國時有秦越
人號扁鵲著黃帝八十一難經見難經評林且
史記有扁鵲傳堯時羿射日見楚辭淮南子夏
后時有羿善射與寒浞共篡夏遂為浞所殺見
尚書左傳周靈王之太子晉一名王子喬升仙
駕鶴從道士浮丘伯時人見之緱氏山在神仙
傳後漢明帝時葉縣令王喬有道術有鳧鳥事
見范史且云是即古之仙人王子喬也又王喬

一人食肉芝得為仙見氏族排韻又黃帝之時
有大盜曰盜跖周有盜跖其徒三千人膾炙之
肝以為盜掠無忌憚者莊子稱柳下惠之弟曰
盜跖而與孔子邂逅相逢按惠在魯僖公之世
先孔子百四五年莊子之寓言詆孔子其至
是歟堯時有巫咸作鴻術見水經註殷有巫咸
見尚書序

唐顧況詩棲霞寺裏子規鳥口中血出啼不了山
僧後夜初入定聞似不聞山月曉日本僧空海
住紀州高野山頗知文字有詩曰寒林獨坐草

堂曉三寶之聲聞一鳥一鳥有聲人有心性心
雲水俱了了山中有異鳥聞其聲為佛法僧醒
富先生謂余曰空海此詩為性靈集中之第一
余謂與況詩其體相似韻亦同偶然耳山甘國
宇縣醍醐山有佛法僧鳥見當寺鐘銘下野國河內
郡二荒山有佛法僧鳥見藤原敦光記山堂肆考鳥部
有佛現鳥可以考見之

人皆信其所見疑其所不見魏文帝以未見火浣
布為必無之物而著典論以載焉其後異國獻
火浣布明帝普示眾令見之而削典論火浣布

文舉世笑之

往年蠻舶載來書冊中有驚座新書其中有湖海
搜奇云王維雪中芭蕉圖或謂其情意寓於物
不拘四時僧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
蕉非雪中物朱新仲雜記云嶺外如曲江冬大
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乃知前輩雖畫史亦不
苟如此想惠洪未到嶺外故也陸安甫叢殘錄
云郭都督鎔近在廣西親見雪中芭蕉雪後亦
不壞也噫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觀此
益信

大明萬曆年中古循張萱字孟奇聚爾雅小爾雅

孔鮒撰方言揚雄撰釋名劉熙撰廣雅張揖撰而分類為

一書號曰彙雅共二十卷此為前集又曰前編

張萱曰詁故也古人之言也故从言以古人之

言於今有訛轉故作釋詁以四方之言於此有

異同故作釋言然古人之言亦有五方之異五

方之言亦有古今之異故詁也言也訓也雖各

有釋總之直言曰言因而謂之為詁順而道之

為訓若權輿也因是而為始林然也因是而為

君此之謂詁若殷齊中也還後反也直言之而

已至干瞿瞿休休非儉也順而道之知其為儉也慘慘悄悄非愠也順而道之知其為愠也夫是謂之訓也

墨子所深篇中深字三十三有之兼愛篇中愛字三十有之讀者不覺其繁韓文公送孟東野序用鳴字三十九其筆勢句法優於墨子陳后山思亭記用思字十四其簡而麗步驟于文公

莊子大宗師篇云女偶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

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是文字假托設名之始歟相如之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東方朔之非有先生揚雄之子墨客卿翰林主人班固之西都賓東都主人張衡之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思之東吳王孫西蜀公子魏國先生之類不可枚舉也皆例可知焉

莊子天地篇云失性有五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臭熏鼻困憊中賴五味濁口使口厲爽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浮屠玄沙三種病人亦出自此而七日

渾沌死是其本也我儒不然唯曰非禮勿視聽
言動是顏子克己之工夫也伯夷目不視惡色
耳不聞惡聲程子曰聲音所以養其耳彩色所
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
血脉如是則内外交養不可亂也豈有失性乎
鵬冠子學問篇云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
時使物然壺與甌同見幽七月詩或曰仙人壺
公亦甌字歟余曰常見古畫壺公費長房像亦
其形似葫蘆則非瓦甕類乎可再考焉

尹文子大道篇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

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分定則貪
鄙不爭予按荆通所謂秦失其鹿天下逐之蓋
出自此乎若尹文子書後人擬作之乎天子立
太子諸侯立世子大夫立家督分定則邦家不
亂歸人有男子守之者則人不能犯

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孟子萬章篇
竄作殺周大司馬九禁之法憑弱犯寡則背之
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
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

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
行則滅之且考之于春秋經傳可以見矣戰國
策蘇秦說秦惠王曰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
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
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
天下此九句連用八伐字而黃帝齊桓二句長
而餘七句短亦是文法之一體乎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曰
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
悅曰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費乎后曰不然無歲何有民無民何有君故有
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云云惺窩訪長嘯于靈山
見花作詩謂入山先問花無恙勿道先花且後
君一日惺窩告余以此旨趣

慎子內篇云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
以菲履當刑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
有虞之誅也斬入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
冠裳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
刑而民不從也漢書武帝所謂唐虞畫象而民
不犯指此而言也余謂雖堯舜不能不用刑舜

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金作贖刑若是五刑具備何獨畫象之偏而已
哉欽恤之意在五刑之中矣韓非子五蠹篇云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梁之食
藜藿之羹冬日麀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
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
先股無腴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
史記秦二世之責問李斯亦是也且有堯堂高
三尺飯土匭啜土飴禹手足胼胝面目黧黑之
語六韜盈虛章引帝堯之事亦是也三書所言

共有詳畧余謂堯舜禹之治世不如此甚儉陋
也舜典云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豈必土階三尺
乎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
黻締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豈必麀裘葛
衣乎其慎到韓非之偏頗乎哉聖人之言語
不然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言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
韓非唯舉菲食惡衣卑宮而不言祭祀禮服治
水導山之功何也加之戰國之辯士有堯舜不

慈不孝之虛名嗚呼不畏聖人而無忌憚至此
身

賈誼陳政事疏云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及
不頭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與莊子所云
庖丁解牛其義相似

賈誼曰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
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是
所謂城狐不熏社鼠不灌也

賈誼曰大臣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
履纒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云云陳鴻長恨
歌傳稱楊國忠之死曰釐纒盤水是也

賈誼曰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纒千里也
按淮南子泣歧者楊朱也悲絲渌者墨翟也可
以南可以北者歧路也可以黑可以黃者絲也
康瓠漢書註云瓦盆底也予謂凡器有蓋有底朱
子筮儀所云擯底是也然則無蓋之盆也或謂
底爲助辭非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紂爲象箸而箕子唏諸書
皆同獨范曄後漢書箕子作微子誤歟又有所
魏歟

史記封禪書天子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
階下肅祗郊祀上帝報饗錫一角獸蓋麟云按
子長文法奇哉曰若曰然曰蓋曰云吁嗟麟乎
非麟乎果祥乎不祥乎後世好瑞祥之君皆如
武帝然其時史官遂不有如子長之才者故諛
而頌也

又曰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
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
自帷中望見焉○亦是曰蓋曰夜曰云曰焉其
疑似之詞可見武帝之昏迷如玄宗被方士誑

而因鈿釵以錯楊妃武帝焚返魂而致其魂其
於楊妃於李夫人同一惑也白居易作新樂府
唱李夫人作長恨歌感楊妃其意似子長謗武
帝而筆力不足而還使人讀之好之失風刺之
意則所謂諷一而勸百也何戒色之有

漢書王吉諫昌邑王疏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
顧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
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可謂潤色
毛傳也又云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
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

不攷其棠其棠之詩是也可謂其棠詩序也
此一卷亦正保四年丁亥所筆也

天保三年辰季夏十二日於管山寫之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隨筆八

三十九條

朱子大學序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諸儒皆
引漢書食貨志以為之據按桓寬鹽鐵論亦云
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云
云孔子曰十有五志于學

鄒長倩與公孫弘書有云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
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有聚歛
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予謂飼
鵝者縛其頸以捕魚魚入而頓吐焉豈非撲滿

乎貨悖入則悖出

大戴禮武王踐阼記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六韜明傳章云義勝
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二書所記同而字小異耳漢書谷永傳云王者
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
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六韜云天
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二書所記
不異

賈生過秦論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

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
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
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云云班固異姓諸侯
王表曰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成強於五伯問閭
偏於戎狄嚮應藉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
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班固反賈生
之意而用之其句法有長短耳

曹大家東征賦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
按後漢安帝永初七年也堯典曰暮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其後皆書十有某百有某十有某是

記年月日及物之數量大底例也今單云有七
可以注意

傳教在後漢作舞賦託名于楚襄王宋玉以為問
答謝惠連謝希逸俱在劉宋之世惠連雪賦借
梁王鄒生枚叟司馬相如之名相如作辭鄒陽
作歌枚叔作亂希逸月賦陳王初喪應劉進續
以命仲宣皆是慕傳教者乎生今之世作古人
之辭蕩詩云文王曰咨咨是非召穆公之作乎
凡文之諸體出自六經信哉

後漢郎顛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蓋其問仁孔子

告以克己復禮其十八歲之時乎二程十五六
歲初見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所樂所樂何事且
授以大極圖說及通書二程曰吾見周茂叔有
吟風弄月之意吾與點之志也

後漢荀爽對便宜策曰堯典曰登降二女於嬀汭
嬀于虞降者下也嬀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
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
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
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
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後世為王婚任駙馬都

尉其家驕奢不克令終唯唐王珪爲其子娶太宗之女而不失婦見舅姑之法太宗聞而嘉焉可謂有君有臣共有禮

史漢載漢王賁項羽八罪公孫瓚數袁紹十罪其語相似而其人不相似李密責隋氏之十罪亦然其文在古文世編六十六

四十年來蠻船載來有草藥蠻語曰多婆胡刻其葉火之吸其烟其初崑崙兒之卑賤奴隸之徒撚帑爲管包其乾抹葉以咽其熏烟漸漸效見無貴賤皆用之於是打鑰銅如牽牛花形附于

竹管頭洞管中節加銅管小口于管本以吸之奢者至於以金銀作管者殆似飛繩之食烟火歟其流弊不能已也可憫矣爲余嘗在長者席若徒吸之眩暈不可堪也手不取之已數年矣一夕在侯伯之宅又吸之稍覺刮尸蟲因循苟且時時及此頃年朝鮮聘使來貢其從者朴真卿號螺山彼邦之進士也推稱學士與向陽子函三子共爲筆語依或人所欲聞而問曰多婆胡者甚若歟學士亦吸之否答曰近自南方來人皆吸之號曰烟酒欲止不能遂以爲弊云爾

予按譚峭化書云躑躅之酒鳥喙之脯菘若之
膏治葛之乳初噉之若芥再噉之若黍復噉之
若凡又噉之若脯是漸之使然也安祿山與奚
契丹戰雜菘若於飯中而去矣食之乃醉祿山
還兵擊奚以勝此草有毒明矣白樂天詩不見
菘蕩花狂風吹不落今有菘而生花者能耐風
然則所云多婆胡果菘若歟願得誦本草者共
論之向陽函三未嘗有一吸之余大喜焉他後
以余嗜典籍欲理義之悅口為如文王之蒲葅
屈到之芟曾哲之羊棗而勿以菘若若夫蔡謨

之螭螟梅聖俞之河豚余所大畏也

陸機自吳入洛在西晉之世作羽扇賦借楚襄王

宋玉唐勒之名會章臺之上與諸侯為問對之

詞是亦步驟傳教舞賦也與上傳教舞賦同段

王弼注老子經世之慕玄學之輩以為勝周易注

未知果然否豈其然乎陸雲迷路宿于王弼塚

邊與一少年晤語雲自此玄學日進然則弼慕

莊老者也故宋儒謂王輔嗣以老莊旨解周易

誠然

俞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奇觀

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
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
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
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
虹其伸如繩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
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
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
得北植必當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久
目自令人根深予謂雖能盡檟柳者不東漢王
逸荔枝賦皮似丹罽層若明璫潤作和璧奇喻

五黃仰歎麗表俯嘗嘉味口含并液心愛芳氣
云云白氏文集廿八云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
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檣春榮實如丹夏
熟采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
肉營白如冰雪漿液并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
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
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予謂樂天
詳言然覺稍俗但欲形容物周茂叔曰予獨愛
色者如益期樂天亦難哉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

褻翫焉予謂愛蓮說典麗哉信君子之言也所謂有德者必有言

古文世編六十有沉炯陳情表一篇追慕李令伯陳情表可相參看

沈炯幽庭賦其未有謠曰故年花落今復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長繩繫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予謂李太白惜餘春賦有長繩繫白日之詞步于沉炯乎

論語回也其庶乎屢空朱子曰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也而說者謂空空虛也指心

虛而言也陶淵明曰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言空乏也與朱子同義又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朱子曰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又曰俗所謂無口瓠也而說者曰匏瓜繫而不被人食言不中用也或曰匏瓜星名有名而不中食然劉晝新論辯匏篇云口非匏瓜不能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與朱子所云無口匏亦同義嗚呼朱子精詳矣世之說者不顧不可而只欲異朱子何哉又紅紫不以爲褻服朱子曰紅紫間色不正且近于婦女之服也而說

者謂紅紫者貴色也故不以爲褻服齊桓公好
衣紫闔境悉被異絲戰國策有紫敗素之語皆
以爲色之貴者而孔子惡紫之奪朱且古人禮
服祭服法服少有用紫其爲間色不正可知焉
武后篡唐稱制賜其所辟宰溲屠沙門多以紫
服且造艸木花色牡丹芍藥之屬以紅紫爲美
俗儒何不從先賢之說而賞武曩之色乎詩云
綠衣黃裏哀哉

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是常談也劉晝新論惜時篇
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煖又不

飲盜泉之水或以爲曾子或以爲孔子

神仙傳淮南王升仙時雞鳴天上犬吠雲中僧道
宣高僧傳云犬吠天上雞鳴雲中

明朝震川歸有光撰諸子彙函云尉繚子魏人司
馬錯也隱于夷山予謂司馬錯與張儀論伐蜀
見於戰國策史記非尉繚也錯繚果二人也以
爲同人誤矣

李唐儒者注意于大學者僅陸贄韓愈耳贄論叙
遷幸之由狀云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
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
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
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
衰有命云云其不言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惜哉且贊奏議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可
以證其闕文誤字矣且贊請罷瓊林大盈二庫
狀有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財散則人聚財聚則
人散之語贊之於大學也蓋至是優於諸儒歟
愈作原道引大學言正心誠意不言致知格物
亦惜哉焉得若人之儔而共論格物致知耶

明朝尹商撰古今名將傳以分品差其中有六將

太公孫武韓信吳漢周瑜王濬李智將范蠡張
靖李勣郭子儀李光弼吳玠之屬
忠之謀將孫臏吳起趙充之屬
良將廉頗吳明徹文
屬周亞夫諸葛藝將李廣趙雲薛儒將甫規杜
帥孔明之屬馬援關羽張飛之類
鄧勇將張飛
類之忠將馬援關羽張飛之類
文將郭元振裴度寇仁將曹彬趙等之標題然
皆號曰名將若猶推廣言之漢高祖世祖後周
武帝唐太宗明太祖者主將乎南仲方叔管仲
范增之類者英將乎曹操宇文泰之類者雄將
乎項羽高歡揚素之類者猛將乎曹參周勃賈

復之輩者驍將乎彭越黥布石勒之輩者梟將乎
溫嶠謝玄賀若弼之輩者領將乎田單耿恭
之屬者神將乎李廣單雄信之屬者飛將乎王
翦趙充國馬援王濬司馬懿之流者老將乎其
餘猶多又稱王欽若曰福將梁侯景有豕突勢
可謂突將乎又謂既有仁將智將則何無義禮
信乎翟義劉縯徐敬業之徒者義將乎孟明視
趙盾卻至之徒者禮將乎羊祜陸抗之徒者信
將乎至若穰苴斬莊賈武侯斬馬謖張魏公斬
曲端可謂嚴將乎猶尚以類而名之不止此也

明錢希言雜纂劔筴第四云漢光武夜至趙州南
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立旁怒拔劔斬
之其一急走熟視之乃石也東觀漢記謹按故老相
傳之說拍鄉縣北十五里道旁有廟廟有石人
二裂成四段云是光武所斬疑謂此矣予謂
李廣射虎其矢飲羽就見之即石也亦相似乎
劔筴十六引燕丹子云秦王爲荆軻所持王曰乞
聽琴聲而死琴女名漏月者彈音曰羅敷單衣
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劔可負
而拔王如其言遂斬荆軻予按史記注無漏月

名而作八尺屏風

劔筴二十六引說苑云傳說衣褐帶劔筴于批傳
之城武丁夕夢且得之予按商書說命可以此
為附注

錢希言雜纂戲瑕一云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
也禮云瓜祭上環斯可證矣蓋古人凡食必祭
物之先故蔬菜瓜三者物雖微而食之羹之祭
之不敢不致其追敬之禮仲尼所以必齊如也
先儒訓詁改瓜為必於義未通亦豈聖人之旨
歟羅山按朱子鄉黨集註既有瓜與必字之二

說

戲瑕二云世傳文公家禮最宜依行今俗冠禮不
行亡論矣至婚喪祭三者禮莫大焉全不依禮
競侈虛文殊於古義有傷甚至婚家請書式樣
載在禮中曾不經目漫以為俳偶之語相誇徒
為金筴災耳夫閼荆藤可悲可吊所當改正云
予謂朱子家禮不可不講也錢希言所云亦宜
哉萬曆末天啓崇禎間風俗頽敗遂被韃靼破
亡悲哉

又云韓馮一稱韓朋馮驩一稱馮煖向平一稱尚

平荀卿一稱孫卿匡俗一稱廬俗馮婦韓娥徐
夫人丁夫人翠鴛鴦陳意奴趙飛奴皆男子也
而或疑為婦人許負曹豐生劉賢得王聖陳君
夫王伯榮關別駕皆婦人也而或疑為男子龍
陽君本美男子也而名疑謂魏安釐王幸姬號
龍陽君鄭櫻桃石虎后名晉冗從僕射鄭世達
家妓也而載記謂虎寵惑優童鄭櫻桃諧殺郭
崔二氏班孟石公子范成君楊正見並女仙也
而其名像男子柳條青三朶花婆娑寐感庭秋
並仙人也而其名像女真梁鴻妻孟光而蜀志

亦有男子孟光元魏之名將李平而漢亦有媿
好李平離騷載巫咸稱楚臣而漢武帝時有仙
人巫咸漢高祖時有韓信而同時降於匈奴者
亦韓信事夏為宗伯者鬻熊而周封之為楚祖
者鬻熊符堅時有王猛而齊侯伐晉與東郭書
讓登夷儀城者亦王猛范蠡為鷓夷子皮而田
成子之臣常夜告成子為旌節以起宰我之伏
卒遂殘之者亦鷓夷子皮七月七日過蔡經家
者仙人王方平而性好山水垂釣於上虞江者
又一王方平也負觀中居大任入相中書者馬

周而斗酒濯足於新豐市上酒家者又一馬周也坐知四方之事入上疆洞中者中山劉商而與賣藥道士登揚州酒樓者又一劉商也學識好古有名於時為成都少尹者是太和中李章武而與逆旅主人婦死後交合解贈西王母所遺韎鞞寶者又一李章武也世喜傳訛稱謂易亂苟非辯證將安所適從哉云云予謂古今同姓名者往往多矣豈唯止此而已哉

戲瑕三云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秦始皇登太山避風雨于松下遂封為五大夫今秦松在黃

現嶺者雖非秦時故物然所謂封五大夫者矣史記但云封其樹為五大夫應劭漢官儀稱仰視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而已未聞有五株之說今之訛為五株皆起于唐陸贄作禁中卷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李白送人遊桃源詩叙云登封太山五松受職云云徐堅初學記封禪部注云五松樹云云予謂史記只云孫臏伐樹書曰龐涓死別有一書云此松樹也亦相似乎

余見廣文選古文世編等所載六朝文字多矣至

于盛唐李杜極其頽風雖改格體一洗耳目然其故事文字引用援據往往莫不有之况又有未詳未見之事迹乎大氏後人議前人不難矣凡事欲知所本則可得讀古書

余嘗閱十三經釋文註疏而附以朱句點以墨訓既了頃附與向陽子以為家珍謂里傳于兒孫其喜不可測也又取別本十三經注疏起朱墨之筆以分句讀并人名地名未知終其功否只不覺老之將至而已名物度數之事不可不見注疏歟朱文公之傳注亦讓于注疏而不盡釋

者不少矣學者勿忽諸可也

周書微子之命孔穎達疏引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于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第也余按皇明楊慎謂如史記之言則微子有四手以此譏馬遷蓋有本于孔疏微子銜璧見左傳周書酒誥云明大命于妹邦孔傳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孔穎達疏曰妹與沫一也詩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紂所都在妹是地不方乎

備在鄘多朝歌近妹邑之之南云云朱子作詩集傳亦引酒誥之妹邦

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歸安茅坤謂是古人作詩而後名題之始也余按鷓鴣在豳風又見五子之歌則有序是夏史之所錄已在鷓鴣之前過千年但是亦作歌而後叙之

孔氏八論易有三義變易也不易也易簡也詳在易乾鑿度乾鑿度者載於古文世編衛元嵩之元包亦有之元包亦在世編至干朱子作易本

義以為有爻易變易之義故號曰易而不取不易易簡之說又陸德明釋文云周代名也又至也容齋隨筆謂周遍之義也本義只取代名之義而不言周至周遍之說雖必義畫卦然文王作彖周公作爻則題代名于易上猶如周書周詩周禮之例

詩序曰詩有六義曰風雅頌賦比興周禮云六詩不云六義何也子夏叙詩故云有六義可也周禮其上不言詩事故云六詩而不云六義亦可也朱子謂風有賦比興而雅頌有賦比興故風

與雅頌之間有賦比興余思古人下字之意精
哉又思禹貢之玄纖縞雲土夢是文法也又思
莊子云三月聚糧不云聚三月之糧云澤若蕉
不云若澤蕉是文法也

春秋成而麟出鄉黨終而雉臭程子曰天地之間
只感應而已

堯曰篇載堯舜禹湯文武之次序是仲尼之常談
而所傳之道也七篇末稱自孔子至于孟子而
有聞而知之之嘆其任我道也如此乎

孟子序說中有兩義者三事所謂受業於子思門

人或曰孟子親師子思一也游齊後適梁再往
齊仕閔王或曰先適梁後赴齊見宣王二也孟
子自作七篇或曰軻沒後門人撰之三也

王充論衡有刺孟一篇司馬溫公作疑孟李泰伯
著常語非孟子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鄭叔友
著崇正論亦非孟子就中溫公泰伯所以疑非
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故程子謂
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朱子謂冬裘夏葛云云開
學者之惑也

此一卷亦正保四年丁亥所筆也

右丁亥隨筆合三卷所授男恕也

天保三壬辰年六月十五日於益城縣矢部
莊菅邑奥山中寫之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終

